

# 527个第一

■郑茂琦



—

绿树葱茏的营区里，一群身着浅绿色衬衫的人，围在一排崭新的枪械面前。他们有的问一旁的战士，这个能装几发弹；有的凑到瞄准孔前观察；有的端起枪来瞄靶。他们都曾是这个连队的兵，专程回来为连队“庆生”。

60年前那个阴雨绵绵的夏天，原沈阳军区某师4连官兵在全军大比武中书写了一段神枪手传奇，被国防部授予“神枪手四连”荣誉称号。因为授称时间是那年的7月24日，所以，这一天成为“神枪手四连”的生日。

那时候的连长叫贾洪恩，瘦高个儿，颧骨突出，练得一手好枪法，在抓训练上更是从不含糊，各项成绩都要争第一。

到北京参加全军大比武的消息早就传到部队了。派谁去？4连是全军区的苗子，军长张峰早早地就在4连蹲点了。那天，贾洪恩一大清早守在连部门前，军长一开门他就凑上去问，军长，我们今天练啥？军长摆摆手说，别问我，你来定，我监督。

军长知道贾洪恩点子多、心眼活。别的连队都是老老实实按照大纲施训，他们连却花样百出。最管用的，还要数他和战士们一块研究发明的缩小靶。一个纸做的头靶，十几厘米高，不用像标准的头靶摆得那么远，5米、10米的距离，随时随地可以练瞄准，还便于掌握射击要领。更大的好处是，到了晚上，缩小靶往墙上一贴，战士们趴在宿舍地上也能练。宿舍里两排大通铺，每人床底下的一块砖，晚上瞄完缩小靶，临睡前还要举砖头练臂力。哪怕双手发抖，看看旁边的战友还没放下，战士们就继续较着劲咬牙举着……

4连的兵就是不一样。军长都说，4连的兵我知道，他们从我身边走过，我不用手抬头看番号就知道是4连的。4连的兵走路踏步的声音又响又齐。

4连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的连队，抗美援朝战场上首战云山，这个连就创造了一个班缴获美军4架飞机的奇迹，大伙儿都说在4连当兵就是骄傲。

不过，当4连的兵也苦。战士1个月津贴6块钱，得花2块钱来补衣服。连长家属也争着给战士们补衣服，但是

需要补的衣服太多了，胳膊肘、膝盖，全都磨得大窟窿小眼的。晴天趴在地上练据枪就算了，下雨天也练。一天，连长家属看见战士们泡在泥汤里练战术，心疼得直落泪，就跟连长发牢骚。贾洪恩脸一沉，说，你懂什么？敌人过来打你，还要挑个好天吗？

不光如此，就连“八大员”的考核标准也跟战斗班一致。连长常说，“八大员”在战场上就碰不到敌人了吗？都要练好消灭敌人的本事。可“八大员”当时不配枪，只能趁战士们休息的时候，摸过枪来练两把过瘾。卫生员汤仲文，每天一干完工作，就提着开水到阵地上等着练枪。一直等到战士们吃饭的时候，他才有机会摸枪。理发员也没有枪，他央求老班长给他讲一讲射击原理，老班长从他手里拿出剪刀和推子，一手攥着剪刀，一手倒过来拿着推子，透过推子握柄的岔口瞄剪刀的刀尖，给他演示观孔和准星的关系。那时候，人人都想当“神射手”。

王廷秀就是连里的种子射手。这天，军长看着所有人打靶，王廷秀屏气凝神，打得很稳，打到最后一枪时，靶子旁边突然蹦出一只兔子，他心思一活络，瞄着兔子就打了一枪。最后查环数，王廷秀的靶子上报90环，一发脱靶。军长把靶子拿过来一看，立刻就明白了，9发90环的射手怎么可能脱靶？他吼着嗓子问王廷秀咋回事。王廷秀不敢撒谎，哆哆嗦嗦地说，刚才好像没打靶，瞄兔子了。军长怒气更大了，全连停止射击，找兔子。果然在远处的山坡上找到一只被打死的兔子。

这天晚点名，军长上来就批评王廷秀。王廷秀冷汗直流，以为要处分他，但军长随后补充说：“不过，要是每个人都能达到王廷秀的射击水平，我也就放心了。”

战友们听后也为王廷秀舒了一口气。夜里，班里的战士们又开始比举砖头，非要比过王廷秀。

## 二

终于挨到了大比武。头几天，战士们参加各个课目的比武，成绩非常优秀。可是到了全连特等射手射击这个课时，却出了岔子。

那段时间，雨不知疲倦地只是落，瓦口上流下来的水把房前屋后的几条小沟冲刷成一条条溪流。直到大比武那天，天空开始转晴，薄薄的乌云蜷在天边。贾洪恩高兴地跟大伙儿说，咱运气真好，一定要打出好成绩。连队分组参加打靶，第一组打靶时没下雨，轮到第二组时也没下雨，成绩很理想，全

部命中。

到了第三组上场的时候，一阵闷雷突然响彻天空，狂风打得树叶哗哗响，接着铺天盖地的骤雨斜洒下来。坐在主席台上的首长们就问贾洪恩，你们还打不打？贾洪恩立正，向首长们敬了个标准的军礼，斩钉截铁地回答说：“练兵是为了打仗，不分雨天晴天，打！”然后他回头大声问战士们：“敌人来了，你们打不打？”所有的战士站起来，举起拳头高呼：“打！打！打！”

听到这个回答，主席台上的首长们带头鼓起了掌。枪声又回响在大雨之中。雨越下越大，轮到第三组战士上场的时候，他们已经浑身湿透了。地上一片泥泞，机枪手打得最吃力，机枪架在泥滩上立都立不稳。战士们卧倒后，抹一把脸上的雨，吹一吹观孔的水珠，隔着浓浓的雾气，凭着感觉射击。

战士们冒雨射击，一组成绩通过无线电台传回。首长们看了4连连打出的好成绩后，掌声不断。但是，特等射手射击考核，本身就要求有良好的气候条件。那天4连的比武成绩稍逊于平时成绩。当时，师里的一些领导就向上反映，这不是4连的真实水平。如果不下雨，4连肯定能打得更好！

也许是要弥补一下4连在雨中射击的不足，又一轮较量开始了。几个连队，每个连队抽5人：一名连队主管，一名排长，一名班长，一名战士，还要在“八大员”之中任选一人参加射击比武。一阵急促的枪声过后，成绩被送到了首长们面前：4连射击成绩全部优秀，位居第一。

首长们说，4连在射击上是有真功夫的。比武结束，4连取得射击和综合成绩第一名，被国防部授予“神枪手四连”荣誉称号，命令中称赞4连，从实战要求出发，苦练射击技术，成绩突出。从此，4连在全军大比武中打出了威名……

“神枪手四连”创造的这份厚重的荣誉，也成为后来4连官兵奋勇拼搏的动力，激励着一代代官兵从实战出发，勇争第一。

## 三

穿过蒙蒙细雨，老兵们相互搀扶着走进官兵的驻训场。门口的石墙上写着火红的标语：“扛红旗，争第一。”整洁的宿舍区里，他们摸着高低床的床脚，啧啧称叹，营房里处处换上了现代化的设施。电视上播放着战士们平时的训练纪录片，老兵们看得出神。

一段视频里，一个身材魁梧的战士正在挖掩体，只见他挖圆了胳膊高高举



## 永不停航的舰船

(外一首)

■田海涛

在风浪里穿行  
舰船向前冲锋成一把利剑  
劈开一片又一片海水  
我的青春，就这样爆裂开来  
散落在海里

流动的国土，是我流动的生命  
使命和职责经过高温淬火  
锤炼成最耐腐蚀的甲板  
托举起钢铁舰船远航  
胸膛里和主机内的燃油  
时刻保持充足  
向着深蓝不断挺进

宽阔的海、浩瀚的海  
汹涌的海、平静的海  
流过我的岁月，流过我的身体  
我的一生是一艘永不停航的舰船  
在乘风破浪的日子里  
我的每一根筋骨  
将流动的青春撑出水面

## 看海

看海，习惯往远处看

起镐头，猛地砸进土里，却只砸进半指深，往外一钩，只刨出几块土坷垃。旁边的班长过来给他做示范。班长手臂抬得并不高，用寸劲手一抖，就砸了一个深坑。但这个战士挖掩体不惜力，一直跟战友较着劲地挖，不一会儿就累得脸色煞白，但他不肯休息，一只手抹着汗，另一只手仍然一下不停地抡着镐……老兵们纷纷朝着电视里的战士竖起大拇指。

床边依旧放着当年战士们用来夹豆子、练耐心的箱子，箱子上写着“传家宝”。老兵打开一看，里面不再只有豆子了，箱子被分成四个格子，依次放着大豆、钢珠、绿豆、大米，一个比一个难；筷子也从原来方形的竹筷换成了溜光的钢筷。这时，人群中钻出一个孩子，拿着筷子试着夹豆子，结果筷子头并不拢，一个也夹不起来，急得直哭。一个老兵过来，拿起筷子，中间一根手指往筷子中间一担，筷子尖乖乖地并在一起，一下就来夹起来一个米粒。孩子高兴地拍着手，又试着去夹。

老兵们还参观了战术研究室，堆叠的沙盘上摆着密密麻麻的装备模型。这是连队战术推演的地方。指导员彭达跟老兵们说，现在连队的装备是装甲车，他们还摸索组建了一个蓝军班，4连的兵，就要做到心中始终有敌人。

一个老兵走到指导员跟前，悄悄地问，4连的训练抓得怎么样？几个老兵听到这话，也凑拢过来。彭达握着老兵的手，说：我们的战士是好样的，连队是战区陆军的“备战打仗标兵单位”，在最近一次全旅组织的整建制连队比武中，又获得了第一。近10年参加上级比武，我们取得527个第一，4连的精神永远在……指导员指着整面墙上的锦旗，一向老兵们介绍着连队近年取得的荣誉。

老兵们听后激动地流下泪水，个个开心得像孩子。

饭后，老兵们聚在单杠旁边，一个老兵下意识地上去拉了几个。周围的老兵，还有家属跟孩子都在一旁鼓掌。老兵拉了几个就下来了，笑着对旁边的老兵说，当年你们班拉得可不如我多。

这时，人群中一个老兵拖着还打着弹力绷带的手臂，朝几位同年兵高喊：“敌人来了，你们打不打？”老兵们一起像当年那样高呼：“打！打！打！”年轻的战士们也不自觉地跟着高声喊起来。天空又飘起阵阵细雨。

参观活动结束后，走出营区的时候，老兵们自发地唱起连歌：“神枪手，为什么神？神枪手神在心中有敌人……神在心中有责任……”营区里歌声年久，不远处训练场上轰然驶过的装甲车车轮碾碎了所有的声响，只剩下那支连歌在所有人膨胀的胸腔里，热烈回响……

很少人往深处看  
我们看海是远处的海  
也是深处的海  
把耳朵和眼睛贴在海面  
听海的心跳和看四周的动静

看海，是欣赏海上的风景  
把心交给大海  
看天的蓝、海的绿、浪的白  
看海的另一层含义  
是把海看护好  
这可能涉及火药  
硝烟和钢枪

祖宗留给我们的海  
是一点一滴攒给我们的  
每一滴都有名字和年份  
看海——  
就是把自己看成大海的一滴水  
和祖宗留下的海  
一起传给后代



## 长征

第6195期

## 我的兵之初

军旅征途自有许多潮涨潮落、月圆月缺，那桩桩件件寻常小事，无不如斧凿一样雕刻着军人特别的情感和意志。

1982年的隆冬，我在驻守黄海前哨的海防团特务连当文书。那天，实弹射击归来，我和通信员正在连部忙着擦拭手枪，住在隔壁房间里的指导员接完一个电话，高声招呼我：“文书，到政治处去一趟，有任务。”

政治处交给我的任务，是去驻扎在150多公里外的4连送文件。当时临近年关，我心里陡然漾起一阵远赛于过年的兴奋：我可以见到老连长了！

之所以喜不自禁，是因为4连连长与我有着一份特殊的情缘。我高考落榜的那年初冬，一个同学找到我，说他想参军，让我陪着去见接兵首长。我们找到县委招待所，见到的是一个高个子连长，待我们坐下后，他便问我们为什么想当兵。同学似乎打过腹稿，回答得慷慨激昂。

可我心里却忐忑不安，我心目中的军人个个都有着一副魁梧壮硕的身板，而同学显然是偏矮偏胖。果然，连长不置可否地笑了笑，突然指着我说：“你呢？”我站起身，低头打量了一眼自己瘦弱的身体说，我怕是不够格吧。

这时同学插话说，他是我们文科班的尖子，写的散文还登过报纸呢。

听到这话，连长浓眉一扬：“那就是个小秀才喽。不过，人生也是篇大文章，没尝试就打退堂鼓，可不是有志青年的风格。”

瞬间，一股暖流陡然传遍周身，我挺起胸膛朗声回答：“我也想参军！”

之后的情况始料未及，同学未能如愿参军，而我却穿上肥大的军装，跟着连长到了部队。更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大个子连长还做了我的新兵连连长。

新兵连的生活紧张而艰苦，我总觉得有份踏实埋在心底，因为我是连长带到部队的。结果却发现连长看我的眼神，与看其他新兵别无二致。终于，心头的优越感渐渐淡去，我告诫自己沉下心来好好干。

因为有点文字特长，新兵连的墙报成了我的“责任田”。后来我发现，平时不苟言笑的连长，站在墙报前时脸上竟露出了笑容。那抹笑容就像冬日清晨的阳光，让我沐浴在温暖中。

分兵下连的前夜，连长把我叫到连部，开门见山地说：“你在新兵连表现不错，准备安排你去汽车连。”那个年代能学到一门驾驶技术，可是人人梦寐以求的，而且我还知道，连长的老连队是担负生产劳动的步兵连，驻地离团部有150多公里之遥。可那一刻，一种无法割舍的依恋促使我不假思索地回答：“不，我要跟你走！”

连长静静地瞅了我半天，似乎明白了我话里的潜台词，决然大手一挥说：“我们连队成天在泥田里打滚，你一个小秀才，去那里不合适。再说，咱们部队讲究的是五湖四海，不管到哪里都会有领导关心你的。”

第二天清晨，十几台篷布卡车长龙般开进操场。矮小壮实的江西籍班长托着我的屁股，一把将我塞进那辆贴着“海防一营”红条幅的卡车内厢里，末了狠狠地搯了我一拳，用沙哑的声音吼道：“小子，干出息哟！”

卡车缓缓开动了，我睁大眼睛朝着伫立在风中的连长望去，朝晖映照下，连长紧抿着嘴唇在向我们挥手告别。我蓦然发现，他的眼角有一丝亮晃晃的晶光在闪动，那一刻，我终于无法抑制地泪如雨下。刻骨铭心的兵之初，就以这个简单而庄严的“成人礼”，几近悲壮地烙入了我的生命记忆里。

自从新兵连分别后，我与连长已有



突击(油画)

张启硕作